

天涯诗海

百家笔会

夏天，我在等那一阵风

■ 向前

夏天，我在等那一阵风，
炎热中踟脚，站成街灯下的虚空。
汗珠在脊梁间蜿蜒旅行，
柏油路漾起海市蜃楼，灼热蒸腾。

夏天，我在等那一阵风，
生活里多少时刻，需要它来拂动。
像命运邮差拍醒昏沉，
送来未拆封的签收，当呼吸沉重。

夏天，我在等那一阵风，
等它卷起积尘，翻动黯淡的日历；
等它解开所有黏湿的结，
让街道恢复流淌，让我恢复翱翔。

夏天，我在等那一阵风，
它何时来，何时拂过我的前额？
像被命运轻轻拍肩，
送来一封未拆封的快递——签收在即。

它何时来，何时拂过我的前额？
当呼吸沉重，当脚步凝固，
当生活需要一阵风，
穿越我炎热的夏天。

向日葵追赶的夏日

(外一首)

■ 曹欣

在晨曦微露的田埂上
向日葵扬起金色脸庞
毛茸茸的茎秆，挺直脊梁
托举着希望，迎向曙光

夏日的风，轻吻它们的梦想
叶片沙沙，似在低吟浅唱
那明亮的花瓣，层层绽放
如燃烧火焰，跳跃着滚烫

每一朵葵花都是太阳的信使
目光紧紧锁住天空的温度
在漫长白昼，坚定追逐
把炽热的爱，写满征途

傍晚，余晖为大地铺上锦幕
向日葵的影子，拉得好长
它们静静伫立，默默守望
在星辰下，怀揣明日的向往

我徘徊在这片绚烂中央
被生命的力量深深打动心房
这向日葵追赶的夏日时光
是一首蓬勃的诗，永在心上

老蒲扇摇碎星光

在老旧的庭院，石凳微凉
老蒲扇躺在祖母的手上
星光，似洒落的银霜
点亮这宁静夏夜的时光

祖母轻摇，那把老蒲扇
风声悠悠，送来了丝丝清凉
扇面上的纹理，岁月深藏
如古老的地图，写满过往

星光闪烁，被扇尖摇碎
化作梦的碎片，四处飘荡
我依偎在旁，听着故事冗长
伴着星光和蒲扇的乐章

老蒲扇的节奏，不慌不忙
恰似祖母温柔的目光
那星光下的剪影，被夜收藏
成了心底最暖的模样

如今，庭院已换了新妆
老蒲扇也安静地躺在箱
可星光依旧，夏夜悠长
那摇扇的记忆，从未遗忘



山旮旯里的榴莲熟了

□ 魏有恒

我走近树边，伸手轻轻抚摸着榴莲果表面青色的锥形硬刺，掌心里痒痒的。我想象着果芯里的孢子正在孕育着奇特的芳香，鼻腔里仿佛闻到了一缕甜蜜的气息。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循着榴莲奇特的香气，来到位于保亭县宝亭大道边的一个山坳里的果园，去拜访果园的主人韦富友。

车子离开宝亭大道，先是爬上一段像要上天去的陡坡，又摇摇摆摆地走了一段S型的山路，然后在一个岔路往左拐弯，再走一段仿佛要滑到深渊里去的小径就到了。

果园到处都是果树，从山底一直

星空下的露天电影

□ 胡孝清

夏日的闷热，像一件湿衣裳裹着人。太阳磨磨蹭蹭地落山了，晒了一整天的泥地，这才慢悠悠地往外吐着热气。村口那片大晒谷坪，也跟着活泛起来。两根长竹竿往泥地里一栽，中间扯起一块泛黄白布幕，孩子们早早抱着小板凳，抢在幕布前划好一小块“领地”，眼巴巴地往村口小路上瞅——盼着那辆驮着黑铁皮箱子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现。

老陈的身影，终于在田埂那头晃悠过来了。他停稳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小心地卸下那个宝贝铁箱子。孩子们立刻呼啦一下围上去，七手八脚地帮着抬机器、搬胶片盒……老陈咧开嘴无声地笑笑，露出被烟叶子熏得焦黄的牙。他打开那放映机的铁匣子，里面机器在昏黄的光线下幽幽地泛着光，像藏着另一个世界的门。

天彻底黑透了。深蓝的夜幕上，星星格外亮堂，一颗一颗，低低地垂着，仿佛要落到晒谷坪边上那棵老槐树的枝叶里去。不知谁家带来的几根冰棍，这会儿成了抢手货。几个钢镚儿换来的凉意，在孩子们汗津津的

亲情家事

奶奶的荷叶绿豆汤

□ 王英

儿时，每逢三伏天，连风都裹挟着热辣的气息。阳光下，树木与花草仿佛被晒得无精打采，低垂着头颅。这时，奶奶便会动手熬制荷叶绿豆汤，为我们驱散暑热。绿豆，性凉，善解暑气；荷叶，苦寒，能排毒，两者搭配，堪称夏日里的清凉绝配。

奶奶先是将绿豆浸在清水里，那些小珠子便活泼地跳动着，渐渐沉下去，偶尔有一两粒浮上来，她便用手指轻轻一捻，看是否坏了。浸泡两个小时，绿豆吸足了水，胀得圆滚滚的。奶奶将水滤去，把绿豆倒进铁锅里，注满清水。

灶上生了火，火苗舔着锅底。水渐渐热了，绿豆在锅里翻滚，发出细微的声响。奶奶坐在灶前的小凳上，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偶尔扇两下，也不知是扇火还是扇自己。锅里的水开了，浮起一层白沫，她用勺撇净了沫，转小火，让绿豆慢慢地熬。约莫一个时辰，绿豆已经煮得开花，汤色碧绿澄清。我家屋前有条小河，岸边长满荷叶，奶奶随手掐

父亲的旧字典

□ 黄师

台灯的光亮里，我蹲在书架前整理旧书，忽然看见半截破皮边角从《安徒生童话》背后探出来，抽出来才发觉是三十多年前那本总被父亲锁在樟木箱里的《新华字典》。

指尖触到书脊的瞬间，时光突然折了个角。1996年的暮春，二年级的语文课，李老师教我们用部首查字法拆解“槐”字时，我攥着铅笔的手心沁出冷汗。全班43个孩子摊开的字典里，墨香与阳光共舞，唯有我的课桌空荡荡的。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父亲正弯腰给猪崽拌食，背心衫浸着汗碱，在夕阳下泛着盐晶般的光。我盯着他后颈新生的白发，把“买字典”三个字嚼成了舌根下的橄榄核，直到母亲唤我盛饭，都没敢吐出来。

夜里我抱着枕头翻来覆去，听见父母在客厅低语。“老三学校要用。”父亲的火烟筒敲着桌子，“……算了，明天把柜顶的红绸子取下来。”

第二天，父亲的手伸进那个上

小手里迅速化开。蒲扇摇动的风声，巴掌拍在胳膊腿上驱蚊的脆响，还有大人们低低的闲话，汇成一片。直到放映机“哒”一声脆响，一道雪亮的光柱猛地刺破黑暗的嘈杂，直直地打到那白幕布上。所有的声响，一下子就被这道光吸走了，瞬间安静下来。

光柱里，数不清的细小尘埃和几只莽撞的飞蛾，像受了惊的小精灵，急促地飞舞着。那道光，带着点微不可察的颤抖，却又异常执着地奔向幕布。当第一个巨大的人影，伴着略带沙哑的对白声，清晰地出现在幕布上时，整个晒谷坪上，不约而同地响起一片心满意足的声音。随即，一种屏息凝神般的寂静笼罩下来，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在辽阔的星空下回荡。头顶是疏朗的星辰，眼前是流动的光影，人间的絮语与天籁之声，在这一刻奇妙地交融了。

幕布上的世界，无论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牵肠挂肚的悲欢，都牢牢抓住了坪上每一双眼睛。看打仗片时，半大小子们拳头攥得紧紧的，身子往前倾，脖子伸得老长，嘴里忍不住发出“揍他！”“快跑！”的低声助威。演到伤心处，幕布前便浮起一片低低的叹息和压抑的抽气声，女人们撩起衣襟悄悄抹眼角，连手里摇着的蒲扇，也忘了摆动。最有趣的，要数换片子的那会儿。放映机“咔嚓”一声停下，光柱骤然消失，世界猛地一暗，只剩下头顶那满天眨眼的星星。这片短暂的黑暗里，人们像突然从故事里惊醒过来，咳嗽声、挪动板凳的吱扭声、压低嗓子询问刚才剧情的声音，还有母亲找寻自家娃儿的小声呼唤，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这片刻的黑暗，像是给沉浸在光影里的人们一个喘息的机会，让飘在半空的心神，落回这夏夜温热的、带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土地上歇歇脚。

电影散场时，嗡嗡的议论声像溪流一样，沿着田埂小道流淌开去。孩子们揉着打架的眼皮，被大人或背或牵，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刚才看到的英雄好汉。晒谷坪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几块歪倒的砖头，还有那块被卸下来的白幕布，在夜风里轻轻晃荡着。

生活纪事

父亲的旧字典

□ 黄师

着铜锁的樟木箱。红绸布解开时，飘出一缕陈年纸页的气息，浅蓝色封皮的《新华字典》露出一角，书脊处缠着几圈细白线。“这是我1975年当知青时得的奖品。”父亲把字典推到我面前，指腹摩挲着封面上“先进知识青年”的烫金字。

那夜屋里的灯，把父亲的影子映成巨人，他指着字典教我：“‘爱’字是爪字头，就像手捧着心。”我盯着他指尖划过“父”部的“爸”字，突然发现这个字的结构像极了它弯腰拌猪食的模样，撇是微驼的背，捺是扎进泥土的腿。

这本字典陪我从田埂走到县一中。当我在作文里写下“父爱如字典，每一页都藏着无声的教诲”时，语文老师用红笔圈出这句话，在评语里写：“情真意切，可见家风。”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曾偷偷翻看过这篇作文，在字典“家”字的注释旁，用铅笔添了句：“有女如此，吾心甚慰”。

前年整理父亲的遗物，这本字

毕业如歌

□ 张秋月

此时的校园，阳光像蜜糖一样流淌在每一个角落。我站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望着熟悉的红砖墙和爬满藤蔓的长廊，忽然意识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以学生的身份站在这里了。

毕业季的风是暖的，带着栀子花的香气。室友小林从身后拍我的肩膀，递来一杯冰镇酸梅汤，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滚落。“四年真快啊，”她笑着说，“记得大一报到那天，你拖着两个大箱子在宿舍楼下迷路了。”我噗嗤笑出声来，那时的青涩慌张仿佛就在昨日。

教学楼前的梧桐树下，班长老王正组织大家拍集体照。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在我们年轻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三、二、一——青春万岁！”快门声响起时，我想起苏轼那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刻的我并不伤感，反而充满期待——我们不是散作满天星，而是要各自发光。

收拾宿舍时，从书架上翻出厚厚一叠笔记。泛黄的纸页上还留着当年熬夜复习时不小心滴落的咖啡渍，经济学公式旁边画着可爱的表情符号。对床的阿紫凑过来看，指着某页惊呼：“这不是咱们第一次小组作业的草稿吗？”我们相视一笑，那些为课题争得面红耳赤的夜晚，如今都成了闪着光的琥珀。

毕业典礼那天，校长在致辞里引用了泰戈尔的诗句：“无论黄昏把树的影子拉得多长，它总是和根连在一起。”掌声雷动时，我摸了摸胸前的校徽——它早已和这四四年里的晨读声、食堂的饭菜香、傍晚广播站的音乐一起，深深烙在了生命里。

离校前，我特意去文学院后面的小池塘走了走。睡莲开得正好，粉白的花瓣上滚着水珠，像我们蓄满却未落的泪。但我知道这不是告别，而是出发。就像图书馆门楣上刻着的“今日桃李芬芳，明日社会栋梁”，我们终将以更好的模样重逢。

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时，夕阳正把云朵染成橘子酱的颜色。我转身拍了张照片，发给班群：“各位准律师、准工程师、准老师们，咱们江湖再见！”手机立刻叮叮咚咚响起来，满屏都是加油打气的話。

青春这本仓促的书，我们终于翻到了最后一章。但合上书页的瞬间，我听见了无数新故事开始的声音——清脆如风铃，明亮似眼眸。

典早已散了页，却被他用红绳仔细捆着。我想起高二那年，我用奖学金买了本最新版的辞海，父亲就把旧字典锁回樟木箱，说：“老东西有老东西的好。”

爱，藏在横竖撇捺的间隙里，在岁月的纸页间静静发酵。当我读懂那些沉默的注脚时，才发现父亲早已把自己写成了我们生命里最厚重的一部字典。